

叙
舊

——
叙旧文丛

左 右 手

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

肖伊绯 著

叙
舊

——
叙旧文丛

左 右 手

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

肖伊绯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右手：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/肖伊绯著. —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，2015.9

(叙旧文丛)

ISBN 978-7-5334-6926-9

I. ①左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67734 号

叙旧文丛

ZUOYOU SHOU

左右手

——百年中国的东西潮痕

肖伊绯 著

选题策划：徐建新

责任编辑：黄珊珊 徐建新

特约编辑：张瑞霞

美术编辑：季凯闻

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：350001 网址：www.fe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：0591—83786907 83726290

发行部电话：0591—83721876 87115073 010—62027445)

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(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：350002)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 7.75

字 数 143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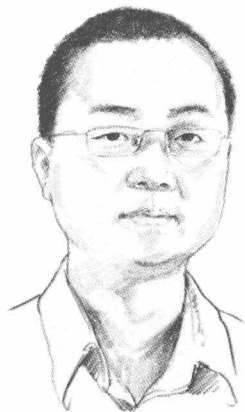
插 页 2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34-6926-9

定 价 39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社出版科（电话：0591—83726019）调换。



肖伊绯，四川成都人，独立学者、自由撰稿人。曾游学法国、印度等地，长期从事人文领域多学科互动研究，特别关注民国思想史、宗教图像学、园林美学等多个专题。已出版《在高卢的秋天穿行》《民国达人录》《风景的标记》《虚构的风景》《十城记》《孤云独去闲》《革命样板戏》《民国表情》《民国温度》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《听园》《民国笑忘书》《胡适的鳞爪》《民国斯文》《1939 最后的乡愁》等十余部专著。

“叙旧文丛”出版弁言

叙，讲述，盼侧耳倾听；旧，过去，期一日相逢；叙旧，网罗旧闻，纪言叙之，以温故，以溯往，以述怀，以知新。

搜寻、稽索、钩沉、抉隐，一句话，一件事，一本书，一个人，那满满的闪着光芒的过去，在琐细字间，鲜活，绽放。

走进旧时光，来一场返程之旅，为那心中永不褪色的旧日情怀。我们相信，叙旧的过程，是唤醒记忆，省思历史，亦是安顿今者，启示未来。

目 录

民国·讲演

- 3. 胡适：痛诫国人要反省
——兼及讲演《苦痛的反省》佚文之发现
- 13. 梁漱溟：中国怎样才能好
——新近发现讲演佚稿略谈
- 25. 蔡元培：推行“国历”之难
- 35. 冯友兰：新闻真假鉴别法
- 41. 朱自清：文学需要“通才”

民国·访谈

- 51. 陈寅恪：关于清华入学试题
- 61. 钱玄同：要取消汉字的“书呆子”

80 . 梁实秋：变形的普罗文学

——以新近发现的《世界日报》专访稿为中心

104 . 沈从文：“封笔”之前的最后陈辞

116 . 徐悲鸿：求新求真，直至革命

——兼及 1946 年《世界日报》专访之发现

民国·图书

135 . 严复：佚诗与墓志铭

143 . 梁启超：四存学校与颜李学派

154 . 马叙伦：柳如是与读书笔记

162 . 程天放：“抗战刻本”发现记

169 . 陈孝威：《太平洋鼓吹集》始末

民国·传媒

183 . 林语堂：致中国主人翁的连环信

193 . 李劫人：《马丹波娃利》及其他

206 . 林徽因：香闺里的封面女郎

216 . 阮玲玉：“人言可畏”之前

223 . 康同壁：我是“支那第一人”

民国·讲演

胡适：痛诫国人要反省

——兼及讲演《苦痛的反省》佚文之发现

1930年代初期，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，关于国家危机与民族自觉的讨论，成为中国公共文化领域的焦点话题。如何面对日本侵略，如何看待民族与国家命运，如何救亡图存等等，是那个时代军政要员、工商巨子、社会名流，尤其文士学者们经常要予以评判与思索的命题。胡适（1891—1962）的“三大反省”，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诞生的。

所谓“三大反省”，即胡适所撰《信心与反省》《再论信心与反省》《三论信心与反省》三篇文章。这三篇文章，从1934年6月至7月，接连发表于《独立评论》103、105、107号之上。文章发表后，迅即引发社会各界争议，成为胡适涉足政治领域以来，一次特别重要的人生事件，

是研究胡适思想脉络绕不开的一处重要“路标”。

“三大反省”的核心思想，是告诫国人不要妄自尊大，不要轻视日本；要痛定思痛，知耻后勇。胡适强调说：“可靠的民族信心，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，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，不能救我们的痛苦、羞辱。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？我们要指出：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‘反省’的惟一基础之上。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，要诚心诚意的想，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；要认清罪孽所在，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灭灭罪。”这样的论点，应当说鞭辟入里、深刻而朴实；但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语境中，仍未免让大多数国人有些莫名其妙。在因“抗日”情境下而勃发的民族激奋情感之下，人们大多习惯于听从情绪鼓动与信念激进的高调话语，对“反省”之类冷静低调的语境，会在集体无意识之下产生抵制与漠视情绪。

无论国内各界接受与否，可以看到，“三大反省”其实就是要求国民冷静反省与努力实务，不要在空喊抗日口号的激奋情绪中，妄想以所谓“民众力量”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。同时，在“三大反省”的核心思想基础之上，也确立了胡适这一时期的中日外交策略，即尽一切可能利用国际博弈来牵制日本：一方面达成阶段性和平，避免中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；另一方面，阶段性和平所争取到的时间，要在内部达成统一意志，全力促成国际联盟的形成。换句

话说，中日开战的后果，是中国必败，中国当时的国力难以主动迎战；而争取阶段性和平，比直接一炮打响的战争本身更为艰难。这就是胡适“知易行难”理念框架之下的“和比战难”的观点。这一观点的获得，并不是胡适在书斋里空想得出的结论，而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，亲自走访面晤张学良、蒋介石等军政要员之后，才论证演绎出来的。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，直到1938年9月，胡适临危受命，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之前，这七年间，他基本上一直持“和比战难”的观点。

“三大反省”对于胡适而言，是他对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的总的研判之结果。在“三大反省”出炉之前，有一篇《惨痛的回忆与反省》，载于《独立评论》第十八号（1932年9月18日），显然，这是专为九一八事变周年所作。该文总结了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，称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的拥戴，但执政后，“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，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，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，能破坏而不能建设，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，这四五年来，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”。这是批评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腐败，这是呼吁中国知识分子要奋起，全力担负起重建社会重心的责任。这可以看作是胡适对国民党政治的失望，转而强调国民的自觉与自救；也由此逐渐梳理出了后来“三大反省”的核心诉求——即反求诸己，要求国民以人人反省之自觉来自救，方可再

救国。

殊不知，胡适在其“反省论”的构筑历程中，在上述“惨痛反省”及“三大反省”之间，尚有一篇《苦痛的反省》讲演稿存在，其内容与核心理念，虽仍是强调反省之必要，但已然是从“回忆”走向“信心”的中转站，是紧接着“三大反省”的雏形。这一稀见史料，就刊载于1933年4月27日、28日的《世界日报》“教育界”版面之上，胡适《苦痛的反省》讲演报道及整理稿均在此呈现。

然而，不但后世研究者对这一讲演毫无所知，胡适生前也并没有整理出版过这一讲演的任何文字，《胡适日记》中也没有相关记录。遍查《胡适年谱》《胡适文存》《胡适全集》等，均未记载该讲演的只言片语，当属“佚文”。为此，现将原文照录，酌加整理如下。《世界日报》1933年4月27日报道：

胡适昨在燕大讲演 题为《苦痛的反省》

【特讯】燕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，于昨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，在该校大礼堂举行。由该校历史学系教授顾颉刚主席。全体师生一千三百余人，合唱燕大校歌，由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弹钢琴。继由顾氏致词，略云：“今天已请到胡适之先生来校演讲，十分荣幸。胡先生不用我来介绍，不过

他很忙，今天能花半天的功夫到这里来，是很感谢的。”继胡氏起立，身着灰巴黎哗叽夹袍，青礼服呢马褂。足登黄皮鞋。小平头，水晶眼镜，精神颇足。讲题为《苦痛的反省》。大意谓中国自中日战争后，至到今日之四十年中，可分为两个时期，前二十年是开国的气象，后二十年是亡国的气象。主要原因，就在国人之责人重而责己轻。现在所需要的，就是苦痛的反省云。讲演毕，有该校学生李永福及英文教授米德二人，争为胡氏摄影。旋即赴顾颉刚宅午餐，席间有该校哲学教授黄子通教授等作陪云。（胡之详细讲演辞明日刊登）

《世界日报》1933年4月28日刊载：

苦痛的反省

胡适前日在燕大之讲演

（胡适曾于前日上午受燕大教授黄子通与顾颉刚两氏之请，赴该校演讲。题为《苦痛的反省》。已志昨日本报。兹录其讲演词如左：因此稿并未经胡氏之审阅，文中自有出入处，特此附带声明。）

我很诚恳的抱歉，在贵校这边，曾经约过我好几次来讲演，可是我总没有来。一则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没有工夫来；二则也是无话可说。别人已经说过的话，我不能再说。

如果没有好话，要我一定来说我以为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。有好话而值得说的时候，我一定来贡献给大家、贡献给国家。昨天我接到燕大这边一位同学的一封信，质问我，说我前天在某报教育栏发表了一篇谈话，说是宋版的二十四史也有错误。这位同学质问我，二十四史那里有宋版。我想了半天，我也没见过宋版的二十四史。并且我也没有发表这篇谈话。这是我前几天会客的时候，随便谈起版本来，旁边有位记者就记错了。这件事我不能负责任。所以现在我的是能少说话就少说话。今蒙黄子通与顾颉刚两先生之约，情不可却，而且觉得也有话可说，所以才来贡献给大家。

我今天所讲的是《苦痛的反省》。反省的意义就是反求诸己。我感觉到我们自从一八九三及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起到今天止，这四十年中可以分为两个时代。第一个时代是从一八九三及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欧战时止。第二个时代是从一九一四年到现在。大概诸位都是后二十年的人，对于前二十年知道的太少。前二十年是开国的气象。前二十年，中国的领袖很多，时时刻刻责备自己。彼时曾有些人见到俄国的大彼得、德国的俾斯麦、意大利的建国三杰。自己很努力、很要强。如梁启超先生的《新民说》，改造民众。承认自己错，不及西洋。知道人家的长处，使我们知道西洋的文明不是偶然而来的。所以那时代的领袖，一方面是责自己，感觉自己的不够；一方面是说人家的好处，赞美人家的精神。

后二十年就不同了。后一个时代的人，总说人家不好。说西洋是物质的文明，中国是精神的文明。从前的道德观念，都让胡适之、陈独秀这些人弄没有了。我以为最少仍是缺乏反省的精神。一直到现在，还是不责备自己，只说人家不好。我们要想一想，帝国主义未来以前我们强过没有：说中国的贪污是胡适之这一般人造出来的，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在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《老残游记》等等的小说中看出。这还是胡适之这一般人造出来的吗？到现在我们还不肯责备自己。我今天就是要解释这个缘故。我们为什么不反省？

第一个原因是，自从战争以后，国际的压迫稍松了一点。从欧战以后大家渐渐走向了妥协的路上去，前几年有美国威尔逊教授（Prof Wilson）在贵校的某种英文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我在南方见到，以为他的见解很对。欧洲大战的结果，把专制的俄国变为最新的劳动国家，德国变为共和国，很大的奥国变成一个面积极小的国家。大家现在是走向和平与妥协的这条路，我们不明瞭新国际关系的意义，只是自己在这里夸大，以为自己了不得。最低的限度，自从九一八以后，把近三十年来的新国际关系被日本一炮打破，我们就应该明瞭了，近二十五年来，我们所处的地位，不但无还手之力，而且没有招架之工。现在讲“和”也不是，讲“战”也不是，讲“不和不战”也不是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在过去的十八个月当中有无反省？我们

为什么这样？是我们的老祖宗的罪？还是我们自己的懒惰？

要责备人家容易，唱高调也容易，抹杀一切更容易。我们所需要的是要知道人家好，我们自己不好。前年我有一次在中山公园会见孙伏园先生，我俩谈起这事。我对孙先生只说了八个字：“中国不亡，实无天理。”到现在这种心理还不改，真是没有办法。现在的教育办不好，怪谁？政治不好，又怪谁？还是所谓的帝国主义，把我们弄成这样呢？还是要责备我们自己？我们要反省！责备自己！同时对前途要有信仰。

政治，包括一切。政治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东西。当年鲁定公问孔子：“有一言而可以兴邦？”孔子的回答是：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”现在是民主国，我们应该是君。我们要知道：“知难，而行也不易。”与其责备人家，不如反过来责备自己。近来有人不满意我和我的朋友，说我们唱的调太低，为什么不唱高调。我说与其唱高调，倒不如唱低调。我们要知道，一言固可以兴邦，可是一言也可以丧邦的。我们说话，要负责任，在说话以前，须先想出我说这话的效果，是有害于国家，还是有益于国家？把结果想出来再说，说了就要负责任。这是最好的态度，要时时刻刻的反省，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”。知难，而行也不易！（完）

1933年4月26日上午，胡适在燕京大学，为全校一千三百多名师生做《苦痛的反省》讲演。这一事件，显然